

汴京勾異記



汴京勾異記

李濂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汴京勾異記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汴京知異記

此據硯雲甲乙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汴京知異記總目

卷之一	異人	異僧
卷之二	道士	女冠
卷之三	神僊	鬼怪
卷之四	異事	異夢
卷之五	神異	物異
卷之六	技術	卜相
卷之七	丹竈	雜記
卷之八	陰德	報應

汴京知異記卷一

明 大梁李 濂川父撰

異人

陳搏字圖南。譙郡真源人。少舉進士不第。去隱於武當山。後居華山雲臺觀。常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京師。令於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僊黃白脩養之事。對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此。授諫議大夫。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辭還山。詔令長吏歲時存問。藝祖朝未嘗召。太宗卽位。嘗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爲脩所居觀。留闕下數月。時延入宮中。與之廣和詩什。久之。遣中使送至中書省。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脩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草野。無用於世。脩養之事。實非所知。亦未嘗習導引吐納之術。無可傳授者。假如白日昇天。究亦何益於治理乎。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下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脩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搏令其徒賈德等。於張超谷鑿石室成。乃手書遺表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將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感戴聖恩。稽首辭謝。謹緘封以上。至期果卒於石室中。恆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日不散。楊文公談苑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傭於汴之州橋茶肆。一日有青巾布袍而來啜茶者。形貌奇偉。神采瑩然。

屢目於郭。郭亦心異之。竊覘其所佩利劍。因私念曰。此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幸遇先生。願爲廝僕。呂不顧而去。郭隨至一僻處。呂回顧曰。若真欲從我耶。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呂引劍將擊之。郭大呼一聲。忽失呂所在。而郭乃在百萬倉中。遇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內外幽僻之處。無不往尋呂先生。如此者十餘年。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居磁州。邑城鎮。一丐者縋袍來見曰。某郭上龜也。趙亦嘗識之。遂問曾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見。今大數垂盡。特來求一棺。以藏骸骨。趙以爲妄。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曰。乞棺首開一竅。將竹竿通其節。插竅中。庶得通氣。趙唯之。明日午時。郭汲水浣身。臥槐樹下。遂絕。趙異之。爲造棺。取竹通其中。插棺首。瘞於河岸。恐爲狐犬所發。乃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大雨。河水泛漲。數日始退。趙慮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張九哥。不知何許人。慶曆間在京師。晝則行乞於市。得錢有餘。則復與人。夜宿空閑屋宇。或醉臥糞壤中。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人皆信其有道者。一日。有親王登樓。見羣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召之至。問曰。汝有道乎。曰。有。曰。有何技藝。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曰。與之卮酒。它日。又來見。復與酒一壺。歲餘。九哥謁王告別曰。屢辱賜酒。今將遠遊。特來告別。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有小技。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技。曰。願借帛一端。剪刀一把。王畀之。黃羅及剪刀。九哥疊羅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盡。而蜂蝶莫知其數。或著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釵鬢。餘皆飛散庭院。王驚頗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羅。乃呼

之一。皆求復爲羅一端中間缺一蝶痕詢之乃宮人所撲一蝶也王曰此蝶可歸乎曰不可若隨呼而來則可既久卽已亦留此爲記也王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又酌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薨其先見如此又十餘年有人見九哥於湖湘間丰神如舊云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慶歷間賣藥京師年四十餘鬚眉若患風癩者瘤贅隱起徧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飲半醉夜常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脩養疑而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闔閭門至池上以數錢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池中出沒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蟇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頃之先生出著衣而去元追揖之先生笑曰子適見我乎元曰然乃拉元入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因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後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賣藥於市

以上俱河南志

趙先生蔡州人往來無定迹嘗寓京師蘇子由諸公極尊重之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所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者殊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面趺坐令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頃之覺長老汗流滿身視先生合掌作戰慄之狀人間之不答但曰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人回曰今早死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京師慈雲寺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網經及講說因緣都人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先生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曰願愕然者久之自是僧愈益脩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卽往一錢不

受。清話山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爲轉運小吏，不受賂，曾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與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奇中。政和三年，太僕卿王廩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徵宗啓讀，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信之，賜號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故其門如市。京廬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中宮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比就舍，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達時，其父爲臨泉令，嘗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宋史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徽宗政和間，住京師興國寺。人記其壽百四十餘矣。余寓興國寺，戲贈詩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堆裏看青山。拐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於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爲人談噓有味。范氏子弟多戲狎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見之，止與十金。曰：跛子喫碗羹，於是以詩謝其伯仲。曰：大范見時喫半角，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初，張丞相召自荊南，時跛子與客飲市橋，車騎甚都，客起觀之，跛子挽客衣，俾坐劇飲，謠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迓一何榮。不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

驚陳瑩中甚愛其爲人。作長短句贈之曰：「稿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閒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餓困寢，是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是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分赤水黃芽。誰知道春風一撈，談笑有丹砂。跛子又嘗館於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每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識之者。」冷齋夜話

京師人郭倫，嘗於元夕攜家眷，街巷看燈，歸差晚途，遇惡少年十數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睨盱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敵，窘甚。忽有一道人，青衣角巾經過，大聲責之曰：「彼家眷夜歸，若輩惡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人闕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若輩果欲肆兇暴邪？吾今擊汝矣。』乃揮臂縱擊，如搏嬰兒。惡少皆踣地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自去。倫追拜謝曰：『某與先生素昧平生，適蒙救護，脫妻子於困阨，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念有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絕無所欲，豈望報哉？但能爲一醉足矣。』倫卽邀至家，沽酒痛飲，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乃長揖出門，數步聞鏗然有聲，一劍躍起，叱之墮地。道人蹣跚騰空而去。」夷堅志

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嘗遊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噓，時或箕踞嘯歌，談諧縱誕，旁若無人。衆皆目爲顛狂，初不知其異也。一日酒酣，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百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謂衆曰：『後三年此地皆兵也。』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城

陷之日。因嘻吁。長歎。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果如其言。蓋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講僊者邪。

異僧

婁道者。澠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卽院之隅。雙楹之間。一席當空。爲棲隱地。自名曰藥師菴。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終日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輒易。隆冬則臥雪浴冰。盛夏或擁毳附火。旁有一物若鳬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菴絕人迹。蕪穢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菴旁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翁曰。下有錢。可取去。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他日覘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也。師旣絕物。願見者足纔踵門。輒嫚罵。疏其隱諱。皆摘其不聞於人者發之。雖不得見。庶幾知恥且格矣。有民婦貧。求見師。瀝聲曰。若事姑不孝。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着。婦聽命。旣及柱。則旋轉疾走。若有牽制。自晨達午。足不得輟。隣人咸跪拜。祈師釋之。師曰。且縱汝去。隣人曰。是婦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邪。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以偈頌。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道者院。一日上召見。欲試其異。戲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以毒酒。師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頂。摩以三掌。平愈如故。時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上復命宮姬同裝服。畢出。脩敬。師閉目端坐。良久。開目。閱數十人。後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主家事。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旣辭歸。上賜

兩傷并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惟二聖親覽焉。淮楚多水患。而漣泗尤甚。泗鍾淮。汴下流二川。率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以入於海。納潮吐潦。漣當自咽。師之生存。與示滅之後。屢顯神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積潦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證因大師。能改齊漫錄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司院事。清瑣。有道僧也。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瑣院。懇願爲弟子。瑣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足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褻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飯唱無所擇。皆以爲狂。瑣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結跏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有召卽赴。然莫與交一言。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勁。初不可曉。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書紙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書潤州二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言見寺齋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旣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類如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膾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斛。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舶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輒數日而達。棠死亦

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造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於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之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口辯。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輸款。韶頗忌惡之。乃詭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座。以上俱宋史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奇驗。再叩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中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尚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汴渠第五鋪具飯。偶遇此僧過門。卽延之入座間。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汝手裏出。已而回顧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旣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當是大拜之徵。然一柱謂何。申公笑曰。我作宰相。豈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春渚紀聞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後。覘之。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卽長歎一聲曰。怎奈何。無人知者。後莫知所往。孫公談園

宣和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高至五七丈。都人大恐，久之方消縮。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莫識其爲何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爲龍神，而被僧伽所降伏云爾。鐵圍山叢談

文長老，東京張員外之長子，名文，少不欲分家產，願爲僧，乃蛻俗於白雲寺。法名通慧，師令之掌廚，極其勞苦。文安之，又令之掌廁，極其汙穢。文又安之。一日師入廁，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文洗滌，更水益勤。明日盥盆內復有魚鱗，又杖之。文忿恨，藏廁側以俟。適有牆缺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怒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華州，欲投所識張氏。至華陰，恐人測其跡，遂投總持寺爲僧。後二十五年爲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我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有冤對來索命。我重長老戒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味爽蚤起，鳴鼓集衆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待。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入法堂，瞋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久矣。」卒曰：「一見卽欲相害，不知何仇。」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擲矢於地，瞑目立化矣。文呼之曰：「旣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却却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汝去，我卽來也。」乃取筆書偈云：「三十年前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從前魔障。」書畢，洒然而化。一統志登河南總志



汴京知異記卷二

道士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鄙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僊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覲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品李懷贊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元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山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皆異之

柴通元字又元陝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辟穀不食惟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卽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爲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間以無爲之要所居觀卽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刻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爲脩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元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柴通元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燃香庭中望闕而拜遲明辛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嘆曰勞精敬神以追虛名無益也

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醫藥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漸已衰邁。忽遇異人。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僊也。因授鍊形養元之法。且曰。得道如反掌耳。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躋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卽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貌如生。衆始驚異。以爲尸解云。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全篇。凡兩卷。以上俱宋史

丁謂。字謂之。登淳化三年進士。以文章有聲於時。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有花園在京師保康門外。內有僊遊亭。僊遊洞。景致蕭灑。達官貴人多往遊之。有道士劉通者。公亦與之往來。不知其爲異也。適一日作詩贈公。欲別去。曰。屢向僊遊亭上醉。僊遊洞裏杳無人。它時跨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喻其旨。後爲章聖山陵使。坐擅移陵域。貶崖州司戶參軍。復見通於貶所。公追憶其詩。始知其異。乃與之泛舟海上。且曰。今日之遊。成子之詩意也。公自南遷日賦一詩。因自號曰知命集。名賢詩話康節先公言東京昔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將出。謂其隣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豫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卽有心矣。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風泊舟。與數人登岸采薪。有巨人長數十丈。叫呼之聲如猛獸。盡捉以